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6n0720

無明羅刹集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720
無明羅剎集卷上(或為一卷、或為二卷，今此三卷)

失譯人名附秦錄

十二緣者，生死之本，一切眾生之所窟宅，天魔波旬所居境界。若有智慧能觀因緣種種過患，永斷生死、過魔界者，天魔爾時生大憂惱。因緣大海深廣無際，智者入中，譬如商主，觀察性相能解了已，即便獲得一切種智無上珍寶，於諸呪中最良、最妙。諸佛世尊於無量劫，修六波羅蜜，集諸善行斷眾結使，與陰魔、死魔、煩惱魔作堅誓竟，永斷生死、超出三界、成就十力、四無所畏，於一切法得無礙智，為一切眾生作大明證。證寂滅者，為三界眾生真善親友，能轉法輪、吹大法螯、擊大法鼓、然大法燈、施大法橋、汎大法船、舉大法帆，高聲唱言：「令度彼岸者究盡弘誓，摧伏一切諸外道眾，度脫一切諸有緣者，使諸人天皆生信解。」如是大人於諸餘法，皆不生於未曾有心，於因緣法，乃起甚深希有之想：唯佛如來，乃能究盡解甚深義，其餘智人所不能了。正使大仙、黃頭之等，恃己智慧生大憍慢，猶為無明之所障瞖，以有漏智造諸經論，亦不能免邪見倒惑；雖復草衣、斷食、空閑獨靜，百千苦行，終不能於生死之中得少解脫。

一切眾生為無明覆，故生於貪。貪因緣故，入於大海惡風迴覆，遠涉曠野懸嶮之路，置死戰場互相殘害，具受種種無量苦惱。若能深解十二緣者，見是因緣於此三界、五道之中，造諸業行受種種形。譬如世間善作樂者，能使八音宮商和諧，聲律相應同時俱作；又如巧畫，善布眾彩、殊形異像，森然顯著。十二因緣亦復如是，能善和諧造作業果，轉輪生死無有窮已。如緊那蟲有三時變，初作土色，中作赤色，後作黑色。十二因緣亦復如是，能變眾生作老、病、死、三有、五趣、四大毒蛇、五陰惡賊、六入空聚；又能變作轉輪聖王、釋梵四天及以小王受諸快樂；或作人身貴賤、貧富、愚智、壽夭，或作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之形，備受苦毒不可稱數。

世尊於此無師獨覺，以智慧藥錍，抉開驕陳如等無明眼瞙；以大法雨滅優樓迦葉等煩惱熾火；以智因緣最上智藥，治舍利弗、大目連等結使之病；以此智鈎，鈎摩訶迦葉入佛正道；以法梯橙令大石婆羅門趣解脫堂；以此智斧斫尊者摩訶迦旃延、阿㝹樓、大富樓那、摩訶拘絺羅、難陀、孫陀羅難陀諸羅漢等有身之樹；以此真智能除梵王生一切智想；以此智力能令天帝求為弟子；以此法財分與頻婆娑羅王、將從八萬四千人，悉令充足而無損減；以此正智使白淨王作法王子；以此大智救拔極惡殃掘魔羅阿鼻之苦；能迴婆羅門居士

向於正道。能作如是大莊嚴事，使淺智女人入深覺意。以如是力能摧伏長爪梵志，能壞薩遮尼揵勇猛之力；能使菴木吒婆羅門生大恐怖；能止息尸羅蜀婆羅門大智之想。以此甘露，嬰愚之人飲服之者皆成大智；以此呪力使四大毒蛇所不能螫，陰拔刀賊不能隨逐；以此法眼見六入空聚；以此法軍破五蓋怨，能護智首不畏五欲；以此智舡度於結使波浪大海到涅槃岸；以此智慧度大灰河，不令燒煮內外諸入。能使苦受惡刺，刺而不入；能於無明大黑闇中而不迷沒。若有眾生，能觀察者為作照明，能安立眾生戒之平地，得於念處以為止息，涉正勤路上如意堂，登五根樓入五力室，嗅七覺香、飲八正水，坐於有餘涅槃之牀，觸於四禪無漏涼風。能如此者，即是眾生真善知識。不毀淨戒，能修禪定，增長覺慧，能壞惡趣，得解脫道，觀四諦方，焚諸見草，破身見石，摧滅戒取大阿修羅，明見於魔五欲之撿，度於曠野險惡之路，入涅槃城。絕貪欲網，破於嫉妒毘舍遮鬼，洗除慳貪，吐出我慢，下我、我所，拔三毒根，滅諸結使，止生死輪，斷愛身索壞因緣鎖，能摧三有茂盛大樹，永離胞胎，度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，大苦之海。

「欲知因緣，　體性幽微。　若以少智，
說其實相，　如人以頭，　欲壞石山。
是最大網，　彌綸三界；　此是邪林，
迷惑行者；　此是惡羂，　羂凡夫鹿。
入此羂者，　善法消滅，　摩旃陀羅，
毒箭所射。　此是智攢，　攢因緣海。
誰攢緣海？　釋迦牟尼！　成就大智，
涅槃甘露。」

此十二緣，唯佛能見，能除己惑及以化他。如昔所聞，折吒王在欝禪耶城，精勤修施、好行忍辱、恭敬宿長，勇猛大力，兵眾強盛威伏四海；明於治斷綏撫黎庶，如母牛念犢。後於異時，欝禪耶城疾疫大行死者過半，城中人民遂致希少。雖復呪藥欲禳災患，如蘇注火倍增熾劇。死亡者眾路少人跡，狐狼野干滿於里巷亦入人舍；鵰鷲群飛，翳障日月；舉城悲號涕泣盈路，積屍城中猶如塚墓。時，折吒王見國人民死喪者眾，心懷憂惱，如入戰陣為怨所擒，愁悴憂怖發憤忘死。於夜靜時獨設方計，立志確然思，趁疫病鬼，以阿伽陀藥遍塗身體，呪索結身著如意寶鎧，手捉利劍單己獨步，即從殿下出于宮門，往到城中四衢道頭、神寺、塔廟，遍觀井中及橋梁下，處處林樹及市肆間。見有諸鬼色貌不同，言音各異，殘害凶惡殺害無度，死人屍骸羅列其前，髑髏為器盛人血髓，手探腸肚糞血

沾污，或以人腸交絡身體，諍食死人鬪諍牽掣。如是惡鬼、魑魅、魍魎充滿城中。王見是已，如金翅鳥欲取龍時，即入鬼中咀叱鬼言：「何以故是？」以偈問曰：

「何故以人腸，　交絡汝身體，
手捉髑髏器，　盛滿血髓腦；
生為惡疫病，　常斷人命根，
噉食人血肉，　用自充飽足？」

諸鬼即時以偈答曰：

「我是夜行鬼，　法食人髓肉，
肪膏及五藏，　盡皆所甘嗜。
汝民今災患，　實是我所作。」

王復問言：「如是災患實汝作也？」羅剎答言：「是我所作。」王復語鬼：「汝今何不速捨此事？」諸鬼答言：「我不能捨，所以者何？

「刺法頭尖，　火體性熱，　羅剎之性，
法食人肉。」

王語鬼言：「汝今云何不欲捨耶？汝不見我刀色如青雲，亦如優鉢華，亦如毒蛇大瞋恚時。以我臂力捉此利劍，足能令汝捨此惡事。」羅剎答言：「人帝！汝得自在，設以利刀切割我身猶如胡麻。雖能如是，災患之火猶不可滅。」王言：「云何不滅？」羅剎即時，指南大樹而答王言：「今彼樹下有大羅剎，面有三眼顧眄揮霍，狀貌兇醜，手摩目視，能為災厲死亡。疾病皆由彼作，令諸眾生死斃都盡。汝大丈夫可先降彼，彼若伏者我等隨順。」
王聞此語疾走往趣，叱言：「汝名字誰？」羅剎答言：「我名乘腹，隨欲現形，以我之力使汝人民悉被災患。」王聞是已，便自唱言：「我今得息。」羅剎問曰：「云何言息？」王言：「我久思惟誰苦世間？今始得汝，便為不復疲苦也。」羅剎問言：「汝今欲作何等？」王言：「我此利劍未曾嘗血，今為國人，必以此刀當飲汝血如飲甘露。」羅剎言：「徒為此事，不能解汝疲勞之果。」王問言：「云何不解疲勞之果？」羅剎答言：「汝今且觀南三門裏有羅剎名曰大鼓，須勇健力乃可降伏。我今住此不棄汝走，先可降彼。」

王聞其言，於大闇中，奮劍直進即到南門。見大鼓羅剎，高視却偃翹脚而坐，身有三頭著于甲冑，捉三歧戟其色青黑甚可怖畏。王即念言：「彼鬼今日作惡已竟，自得閑樂，唯我慘悴。以我威武，能使諸王頂戴，我足為此羅剎之所[麥*欠]惱。」羅剎見王威德嚴厲，驚惶而起叉手合掌，舉著頂上而作是言：「善來，大王！威德尊重如似帝釋，悲救世人來至我所。」王言：「羅剎！汝為我民作大衰患，詐稱讚我，所作極惡。」羅剎言：「王若信我語者聽我所說，世間災患及非災患，非我所作。今城外有鬼名摩訶舍涅，於夜行中最為自在，四頭、四面有大威力，是我之主，若能伏彼得大名稱。」

王聞此語疾走出城，見彼羅剎以髑髏為鬘繫四頭上，以大象濕皮而作衣服，復以蟒蛇縈繫其腰，種種毒蛇以為瓔珞，鋸牙雙出用懸人腹，其身洪壯以血塗之，手足支節如赤栴檀。復以髑髏盛滿血膿安置于前，吁吸啜噉以為飽足，手捉利戟燒死人屍。王覩是已，儀容嚴肅雄心振動，譬如暴風吹鼓大樹，如兩師子共相見時，即奮威猛譀譪而言：「叱！夜行主欺我何甚，縱放毒惡傷害我民，呪藥醫療如蘇注火，汝於今者死時到矣！」羅剎答言：「地主！且莫速忿，聽我且說為災患者，先問我過然後加罪。百姓災患非我所作，而我微弱不得自在為他使役。於此前路有婦女鬼，為彼駈策制不由己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彼婦女者狀貌云何？」答言：「極惡，外詐善軟，心懷毒虐，須臾變惑若干色像，須降伏彼，我當隨從。」王即思惟：「此不自在但當求彼。」

時羅剎女捨己身相，而化作王所重夫人，在王後行語於王言：「我常為王最所愛重，何以棄我夜行至此，更愛誰耶？」王於爾時，卒聞其言未體真偽，迴首顧瞻，尋知是鬼。王語其言：「大德！且住！汝噉一城人民都盡，而於今者欲食我耶？譬如暴河力能漂沒，唯不能浮大石重山。」王捉其手而語之言：「捨汝幻惑，復汝本形。汝作大惡，今我執汝非枉橫也。」羅剎即時合掌作禮而言：「我今誠心歸命於王。」王時即更聞有異聲，顧望四方。羅剎問言：「何以顧望？」王復問言：「是何妙聲？」羅剎答言：「我過欲導，發此歌音聲、彈琴聲者是我根本，一切災患彼女所為，坐彼女人使我住此。」

王時即便知此羅剎為他所使，復捉歌女而問之言：「汝名為誰？」羅剎答言：「我名三垂髮。」復作是言：「我更有王名曰四牙。」王聞此語即捨歌女，求彼四牙羅剎即擒獲之。時此四牙語於王言：「亦非我過，去此不遠有六羅剎：一名雲盧，二名山岳，三名甕腹，四者金剛主，五者見毒，六名擲羂。此六羅剎童子是我之主。」

王聞此語往趣其所，即復捉得彼六羅剎。羅剎復言：「我亦為他使。」王即問言：「誰使於汝？」六羅剎言：「有二羅剎：一名牛耳，二名手戟。能使於我。」
王即推得。復語王言：「我不自在，我更有主。」問言：「是誰？」羅剎答言：「名速疾金翅鳥。」
即時復捉彼金翅鳥。金翅鳥言：「有三男子是我之主：一名極惡，二名火髮，三名栴檀。」王即思惟：「我今求鬼欲滅災患，而此諸鬼展轉相示曠路長遠；雖復長遠，若不推得其根本者終不休息。」
王復前進見三羅剎，彼羅剎等遙見王來即便避走。王即言：「住！我此利劍未曾施用。我為擁護國民，跋涉遠路故來至此。汝等云何返捨我走？」羅剎聞王安慰之言，尋便迴還合掌而言：「離此不遠有浪叢塚諸惡禽獸櫟穴，彼中狐狼、野干、豺狸、羆虎、鵰鷲、鵄梟互相搏食，出大惡聲交橫充滿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彼有何物？」答言：「彼有羅剎，形貌麁大癰腫肥脹笑渴皴剝，色若黑雲，搖動兩目光如掣電，利牙重出銜脣瞋怒；種種鬼神以為眷屬，諸惡鬼神無不率從。世間非法皆是彼作，兇黨熾盛最難調伏。若能降伏大力鬼者，王之威德流聞天下，我等亦當屈折隨順。」
王聞此語，勇猛奮發不能自制，如海濤波即到彼所。塵霧、晦暝、猛風、絕炎吹死人段，障蔽昏暗都無所見。見彼羅剎形容狀貌如向所說，繞其左右臭穢盈積，處處皆有髑髏之[廾/積]、髮爪之聚積如山岳；弊壞故衣散壞在地，[土*瓦]甕破瓦無可行處；或見膖脹疽蟲爛壞，惡聲怪戰遍滿其中，如刀兵劫甚可怖畏。復有諸鬼皆食肉血以自肥飽，都是兇險殘害之眾。眼如電光頭上火然，鼻大疱凸雙牙鋒出，其耳如箕，形狀醜惡說不可盡。虎狼之皮以為衣服，髑髏盛脂置于右手寫著火中。王見是已，即便憂愁唱言：「咄哉！云何自恃己力暴惡乃爾？我不摧滅不得自立；若以呪藥之力鬼皆走散，我今應當疾走直前，以其左手捉羅剎髮。我為國民除災患故，必當滅此羅剎之主。」作是語已遍觀四方，即時騰踊如師子吼：「上歸諸天四方神祇，國中災患毒樹之本，我當拔去。」即頓其髮。
羅剎自恃力，[口*果*瓦][口*果*瓦]笑言：「誰於暴河乃欲截流？誰人虎口欲數其齒？而故來觸猛惡毒蛇？一切世間雄猛丈夫，數千億萬我皆摧滅。云何敢爾頓掣我髮？且置勿言。而一切世間大力雄猛都無有能與我敵者，唯除折吒，是誰小豎敢捉我髮？」
王聞稱已，即時喜勇而語鬼言：「善哉，賢士！言折吒者，即我身是。」鬼聞是語驚喜而言：「聽我悔過，願王垂愍莫加瞋忿，自今已後一切災患為王除去。」作是語已，忽然不現。
王威力故鬼神退散，國中人民倍復熾盛，無諸災患同於諸天。◎

無明羅刹集卷上

無明羅剎集卷中

失譯人名附秦錄

◎復次，以何義故，說此譬喻？不為綺語，不為非時。所以者何？為欲增廣佛法甚深義故；為欲顯示因緣理故，作是種種眾多方喻。言王城者，喻於三有。三有城中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苦惱，愛別離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會苦，毀罵惡名、持戒破戒，如是種種無量諸苦不可稱計。煩惱災疫喪失善根。

菩薩悲愍，猶如母牛念於犢子，而為眾生作真親友，堅誓勇猛救濟一切。善知生死結習因果，善能曉了法以非法，具足四攝成就一乘。大心眾生，觀察五道輪轉受苦，常為四大毒蛇、五陰怨賊、六入空聚，愛詐親善愚癡五欲，計我、我所之所侵害。「是諸眾生煩惱所縛，云何今者而不拔濟？」

菩薩思惟如是事已，從宮殿起即便出家，被精進鎧，四攝神呪而自擁護，身念良藥以自塗體，忍辱功德以為矛盾，無量劫中所修智慧猶如利劍，專心正念如王大道。坐道場時觀察一切世間苦原，發大弘誓必拔其本。此苦原者，逼切眾生為大苦惱，眾患之首，九十六種愚癡所弊，不識生、老、病、死過患之源。

菩薩爾時，以正觀察見老、病、死無量苦患。解是義已，即問老言：「汝名為誰？」老即答言：「我名為老？」菩薩問言：「汝何所老？」老答言：「而我老者，能老三界。」菩薩問言：「更何所作？」老答言：「我無所作。」菩薩言：「汝為愛樂而作飢儉。汝懷憶念，猶如野象蹋芭蕉林盡皆摧碎；汝是曠野懸遠嶮路，能滅六根喜樂之樂；能壞壯色，如雹害花移徙盛力；能使消滅乾竭六情。云何而言：我無所作！」老答言：「此事實爾。」菩薩言：「老者二字，三界都聞不解其義。」老復言曰：「汝今真實究盡知我。」菩薩問曰：「彼第二者，為是誰耶？」老答言：「名之為死。」

菩薩爾時，即問死曰：「今汝名字何期麁惡？」死答言：「不但名惡，名下之事復甚麁惡。一切世界人、天、阿修羅、夜叉、鬼神我盡能殺。如大羅剎能壞國土，我亦如是，能壞一切有生之命。」菩薩問曰：「怪哉！汝最大惡：無悲愍心。汝所遊行無處不至，下賤惡業無過於汝。」死答言：「如是之事，實是我體。」菩薩問曰：「汝體雖爾，以我心力要斷於汝。汝雖難伏，以我精進要當伏汝。如海波浪不能吹山，汝亦如是豈能殺我？」死答曰：「汝於今者雖作是意，恐汝未必能制於我。」菩薩問曰：「汝今何故，疑我不能？」死答曰：「若有精進、善巧方便乃能制我。恐汝未必勇猛精進，是故疑汝。」菩薩言：「汝且觀我，於無量劫慈悲方便。自以

己命代諸眾生，乃至重怨設以利劍支節解我，我於彼所恒生慈心；急難眾生設來投我，寧捨身命為作救護。如是方便，足滅汝不？」死答言：「何須廣說多作往返，何足勤勤苦惱於我？我當至誠語汝根本，此根本者即是生也。生者，生一切世間無量苦惱，四大毒蛇、五陰怨賊、六情之器、輪迴五道皆生所為。此生始有生一切苦，況復中後；若受生者如我等苦不可稱計，若捨生者則無過患。一切過患由生而有，譬如無薪，火無所燒；亦如無樹，斧無所斫；亦如無瓶，椎何所破？如無藕花，霜何所敗？以喻方之知生多患。汝今誠心決定，誓願欲斷死者，必先斷生。由此生，故有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苦惱，諸災患等皆有勢力。」菩薩言：「我解是事，若有山者金剛必壞。若無山者，金剛雖堅何所能壞？凡有身者必有諸苦，若無身者苦何所苦？」

菩薩爾時，即放老、死，而捉於生。而問之曰：「汝名誰耶？」生答言：「我有種種眾多名字，而我名者，名中最勝號之為生。」菩薩問言：「何故名生？」生答言：「汝自觀察。」菩薩尋自觀生，而作是言：「然此生者，出一切有，從二字和合出於生義。」生答言：「今汝智慧，實非顛倒修理而解。」菩薩問曰：「而此生者生一切苦，何故不名出一切苦，乃名生耶？」生答言：「我有此過，實如汝言。」菩薩問曰：「汝不見我有堅誓願能斷汝耶？我以悲愍為體，能滅世間一切眾苦。」生答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誠如所言，我不自在，從他而有令我依止。諸有男子，得是勢力能生一切生死之苦。汝若不信何不自觀？」菩薩思惟：「我今觀生，定知是有。而此三有即三大龍，能雨暴雨注於生河，入死海水；有因緣河，漂淪眾生沒溺苦海。」

菩薩爾時，即便捨生而捉於有，呵責有言：「我為一切眾生而作真濟，秉智慧劍能斬怨敵！汝今云何，敢自放逸莊嚴生耶？」有即答言：「四取鉤餌，鉤牽於我。著於有中四取，強力捕諸嬰愚。」言：「我當樂可以與有，汝但增長眾苦何以與有？」取答言：「譬如虛空不能生樹，有地水因緣而能生樹，若無愛水，何由而得生於有樹。汝今不應但呵責我！」

菩薩即捨四取而捉於愛。愛語菩薩言：「善來，淨飯王子！汝於無量劫中，作諸功德，集諸善行。汝之威力過於帝釋、大梵天王，汝當留神受我小供。」菩薩問言：「汝以何供？」愛答言：「於五根處所受五欲樂，是我供養。」菩薩問曰：「何以用此五根而請於我？」愛答言：「我以色、香、味、觸，而請於汝。」菩薩言：「汝今乃以香美毒果請於我耶？」愛答言：「云何言毒？」菩薩言：「此五欲者，譬如以羊擲置火中，又如盲人墮於深坑，違離解脫、閉涅槃門。有智之人乃至夢中尚離五欲，況復覺時！」愛答

言：「諸天五欲可不勝耶？」菩薩言：「亦如幻夢。有孫陀羅天女端正如日，乘天宮殿音樂自恣，福盡命終還墮地獄，豈非欺誑！」愛答言：「汝今若嫌欲界之事，色界諸天豈非樂也？彼色界中，安止禪定少於過患。」菩薩言：「彼色界中苦患之事，我悉知之。」愛答言：「汝今云何能觀察知？」菩薩言：「雖得禪定生於梵世，福盡命終墮三惡道。譬如燒炙還冷水灑，眾生薄福輪迴受苦。」愛答言：「如汝所解，最上有頂，汝心鄙賤同於蒭草。」菩薩問言：「何名有頂？」愛答言：「四無色界名之有頂。」菩薩問言：「四無色界有何體相？」愛答言：「彼無色中，所有諸天能定壽命八萬大劫。」菩薩問言：「彼大劫盡，更受何等？」愛答言：「八萬劫盡，名之為終。」菩薩言：「嗚呼！怪哉！觀於欲界苦惱無量，觀察色界體性必壞，至四無色不免於死。世界之中，樂少苦多甚可哀愍！」愛答言：「汝今若欲出我境界，更復何處欲求於樂？」菩薩問言：「汝之境界為在何處？」愛答言：「一切有為是我境界。」菩薩言：「一切有為，死得自在是汝境界。我今超過有為境界，死所不到永離死處；無愛離別、怨憎會處，無生、老、病、憂悲惱處，五陰盡處，五根滅處，一切諸根無所用處，一切智讚出甘露處。如此之處豈不名為出汝境界？」愛聞是已，大笑而言：「毘輸蜜多羅婆吒如是等無量大仙，皆有是語未見得者。」菩薩言：「彼雖欲求，不知方便。」愛答曰：「汝於今者有何方便？」菩薩言：「汝今當捨誑惑眾生，諸大憍慢。我今拔汝，譬如大象拔於小草。」愛答言：「善哉！大心眾生！我依於受，應先取受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今諦觀一切有生，咸皆怖畏苦之體相。諸根馳動悕求於樂，樂不自在由他而有，樂是詐偽暫有之法。凡愚之人雖數得樂情無厭足；樂為放逸能劫諸根幻惑人心，墜陷凡夫如蠅墮蜜，得味甚寡所失甚多。不別好醜見便生愛，如以蘇油注於大火，熾炎倍增。愛且小住，待我擒受乃當治汝。汝之與受過各正等，俱當罪汝。」愛答言：「淨飯王子！汝雖自強欲有此意恐不禁我。何以故？往昔劫初有大仙人黃頭之等，出於好時壽八萬歲，道德深厚尚自不能虧損於我，況汝末惡之世壽命短促不滿百年。」菩薩言：「我出惡世耶？」愛言：「實出惡世。」菩薩言：「今日縱令煩惱熾盛出於濁時，若不破汝無明之門，何得名之為大丈夫。」愛言：「且止！莫自歎譽。」菩薩言：「我稱時說而非不時。是時、是處，是真實說、有義而說。如日初出光不可隱，大人智光亦難隱蔽。」愛復答言：「觀汝之志，雖復勇進未見成功。屢自稱讚，如似雲雷降注大雨孔雀歡喜。汝於今者，但興雲雷未見雨水，如此旱雷將何所益？以意量汝恐汝無實。」菩薩言：「今當示汝不虛妄事。我於無量劫中所積善行，一心定意智慧利劍當用斬汝。」愛答言：「何所

卒？」菩薩復言：「今誰為我作擾亂因發此歌聲？是誰結業煩惱之手觸三有琴，惱惑一切諂曲眾生？」愛言：「我正欲導，如此歌者欲鼓於琴，是我之本。我於今者，為彼所作、為彼所使。」菩薩問言：「是愛耶？」愛答言：「是。」菩薩言：「愛最是大火，能燒種種、處處皆遍。愛著樂者皆墮愛中，嬰愚墮中如蛾赴火。」愛言：「盡觀察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以知之，貪樂生死樂，必為愛所害；嗜味諸鳥獸，必為網所覆。」愛言：「汝實知之。然我實能使諸凡愚著於有樂，後身必與堅靭之苦。眾生貪有樂，是我之所作，乃至生有頂，還復令墮落。」菩薩言：「汝不妄說。世間極渴無過於愛，如飲醎水踰增其渴；飲有醎水踰增其愛。」愛言：「汝莫殺我！」菩薩言：「汝言雖善，心常懷惡。若不除汝我云何安？雖復如此汝且小住，待我取受。」

菩薩思惟：「受何由生？」即自稟勵，身心勇猛不懷怯弱，去諸憒鬧得寂定足，入一切智地即便見受。語於受言：「汝久遠來欺弄眾生，而我為諸眾生作不請親友。汝從今已後，更不復得作擾亂事。」受言：「我作何擾亂？」菩薩言：「有受身者體性是苦，詐現樂相惑凡愚心。雖現親善實是大怨。」受答言：「實有是過。然諸眾生猶愛著我，如蜂採花，但貪香味擾亂不停。」菩薩言：「汝言真實。如人為樂入海遭種種難，為樂入陣箭如雲雨，刀鉾劍矟更相傷害。為樂因緣，遠涉嶮路曠野飢渴艱難非一，為樂因緣作諸苦行，投淵赴火、五熱炙身、臥棘刺上、自餓斷食、編椽而坐、樹皮草衣、食果食菜。為樂因緣，造諸器械耕田墾殖；造作窟宅衣服織作。如是等事皆為樂故，生無量苦。」受言：「實爾。而我能令一切眾生為樂因緣，受無量苦。我極輕躁無暫停時，然諸眾生耽著受樂，謂我常爾。」菩薩言：「一切眾生甚可悲愍，念念常為汝所渴惑，而眾生愚闇為汝擾惱。」受言：「我之過患不但齊是，更有諸愆倍過於此。從無始界來運動流轉，一切有生之類恒吞受，我無有厭足。如油投火，火不知足，是皆樂著我，無有能見我之過咎者。」菩薩言：「我於今日愛怨賊邊，高聲大喚拔智慧劍臨欲斬之。愛言：『由汝，非我己過。』審如彼言，今當斬汝。若汝無者愛則不有。」受言：「我不自在，為觸所使，汝雖害我於汝無利。」

菩薩即時解其次第，以智慧手而摩於觸，而語觸言：「汝名何等？生於一切眾生之苦。受因汝有，生死脚足便得增長，閉涅槃門。」觸言：「能生受者，此事實爾。緣以三事因緣觸乃得生，猶如鑽火，人功、燧、鑽三事和合得出於火，我亦如是。有眼、識、緣三事和合而有觸生，由觸因緣得生於受。若無六入我何從生？」菩薩

言：「汝為實語。離三因緣則無有觸，生觸之流六根最近。觸，爾且住！須取六根與爾同罪。」
菩薩爾時，體解觸相次推六根：「此六根者，色如鷰樔亦如水泡，又如初生癰不久當潰，有何強力自高乃爾？」六入言：「何故作如是語？」菩薩言：「由有汝故，與觸作力，既自無事橫生攀緣生一切苦。我斷諍訟，豈與汝諍？」六入言：「我過輕微但能生觸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今觀觸根原由汝。六入者無量苦惱之大窟宅，汝恒狂逸不曾寂定志，恒輕躁不嘗調順，所可攀緣不知厭足。六根嬰愚貪嗜六觸求諸六塵。」六入言：「大心眾生！汝欲伏我，應當在前調伏名色。汝若勤苦欲遮於我，應遮名色。」◎
無明羅剎集卷中

無明羅刹集卷下(集或作經)

失譯人名附秦錄

◎菩薩既得六入歸伏，即時尋復觀於名色，知其體相，語名色言：「以汝因緣能生一切眾生大苦，汝宜速迴還汝己業。」名色言：「我不自見己之有過。」菩薩言：「汝今云何不自見過？汝為欺詐體相極惡，由汝因緣能生一切眾生六情。」名色答言：「此事實爾。我猶如樹能生枝葉，既有我故，便能生於六情枝葉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今當以智慧利斧斫汝根本，六情枝葉自然墮落。」名色言：「汝不能殺我，識之強壯肩膊大力常擁護我。而此識種若當不墮名色地中，何緣能生一切眾苦？」菩薩言：「實爾。若識不處母胎住歌羅羅，眾生之身終不生長。識若不住歌羅羅者，此歌羅羅即便散壞，若散壞者何緣而得有眾生身。以此緣故，我今當以智慧之火焚識種子。」

菩薩遂便捨於名色，觀察於識而數之言：「汝如幻化體性誑惑，猶如猨猴輕躁不住，亦如掣電不曾暫停；如不調馬不著道路，亦如狂象縱逸難禁。」識言：「誰敢罵辱有為之王？」菩薩言：「是誰錯謬以汝為王，有何體相自稱王耶？」識言：「我以身為城，六入為門。如我今者實是城主，一切諸法皆悉隨從，以我為首，非王如何？」菩薩言：「我於百千劫中磨智慧劍，今當殄滅汝之王位。」識言：「怪哉！我既無過，橫生怨嫌。」菩薩言：「汝云何言橫生怨嫌，而汝能生名色之患，豈非怨乎？」識言：「我與名色實相依有，若無識者則無名色，若無名色復無於識。」菩薩言：「怪哉！名色與識，真為膠固之大親友，一切眾生輪轉根本。」識言：「我於名色實為膠固親怩之友；為於業行之所走使，置我業中不得自在，隨其善惡受五趣形。」菩薩言：「汝為行所使，如此之過原汝須臾。汝雖有過待我明白，今當以慧眼觀察行已，然後徵汝。」

菩薩即時捨識趣於行所。行即驚惶而作是言：「汝是何人，勇力輕身著不壞鎧，手秉菩提重利之劍？愚癡眾生長寢昏夜計於我所，而能於此恐怖可畏放逸黑暗獨在中行。」菩薩言：「汝受身瑾因緣長遠，我於今日究盡觀察，名之悉達。」行即驚言：「從何解達？」菩薩言：「我發堅誓，於往昔時，供養恭敬大釋迦牟尼佛，洗浴與食，行大精進至於今日。從是以來莊嚴功德未曾懈息。」行言：「我觀察汝未久莊嚴。」菩薩言：「莫作是語。我初一阿僧祇劫未得決定，滿二阿僧祇劫方得決定，欲救眾生。」行言：「怪哉！能愛眾生？」菩薩言：「我愛眾生以悲故愛，不以染著而生於愛。如有象群處大林中四邊火起，誰見是厄不生悲愍？時最大象挽於樹

枝，以打火滅導道令過得離火難。一切眾生為生、老、病、死火之所圍繞，誰有智者不生悲愍欲令得出？」行言：「汝有悲愍愛於眾生，何故入捨？」菩薩言：「我救眾生未曾有捨！我從識邊觀於生死，諸大過患是汝所作，為斷汝故，故至汝邊。由汝之故，生第二天，為天帝釋愛欲無厭；又由汝故得生梵世，坐蓮華座入禪寂定；乃至次第上至有頂非想之處，壽終下生墮三惡道。如此之事，是汝所為。」行言：「誠如所言，導識王道實我所作。識所行處，我為將護必達所在。」菩薩言：「我以正見之石，磨智慧劍，解汝支節。」行言：「請莫為之！不能補汝疲勞之果。」菩薩言：「何故不補？」行言：「一切結使火燧大苦之母，名為無明。眾惱鄙穢大苦盈集，一切災患是彼所作。汝不徵彼，返欲捉我，將何補乎？」菩薩言：「此無明者為何所在？」行言：「而此無明，大毘舍闍、煩惱羅剎之所圍繞難可降伏。今者住彼愚癡結使諸惡塚間。」

菩薩爾時，從行得知無明處已，發勇猛心往詣其所，而振吼言：「彼結使羅剎、煩惱鬼等！設勝我者，分受罪戮。我若勝彼，必當摧彼諸惱結使惡羅剎等，令其磨滅無有遺餘！」行言：「如汝勇猛有堅精進，入大無畏金剛三昧，解脫之門自為汝開，殄滅無明何足為難。」

菩薩于時，雄猛四顧即擒無明，而詰之言：「汝於今者，豈不住彼煩惱結習諸惡塚間，而居止耶！而此塚間，畏生死者所厭賤處。顛倒塵埃結使猛風，障蔽慧眼使無所見，種種諂曲、疑、悔糞草聚集之處；破戒之屍、五欲死人，支節腐壞狼籍交穢，滿此塚間。覺觀大風吹三毒火，猛炎熾然；惡欲、我慢，掉動不停，揚聲大笑骨聚之中；放逸死屍諸惡律儀，不淨膿血流污其地。三有[土*瓦]瓮坊膩嘶破，斷諸善根。種種破器散壞在地，斷常見髮風吹蓬亂，無慚、無愧弊壞衣納，遍丘墓中。煩惱結害麁澁石沙，九十六種邪見烏鵄，諸惡雕、鷲栖宿塚間。或時復有貪有眾生，狐、狼、野干、狖狸、鼷鼠穴處塚間。復有戒取，如被兀樹枝葉摧落枯朽塚間。復有非法斷事破床置于塚間。或時復有投淵赴火、臥棘刺上，種種苦行如爆熾火焚燒塚間。或時復有自恃色力，及以命財、憍慢污穢盈集塚間。或有嫌恨、怨嫉棘刺充滿塚間。或時復有惡覺觀蠅壞於善根，不淨疽蟲臭穢污辱集在死屍。或有五蓋煩惱怨賊遊止塚間，或有計我及以我所，諸呪術師集在塚間。復有異見種種邪論，如狐梟鵄發大惡聲叫呼塚間。復有羅剎捉愛羂[木*((泳-永+刀)/虫)]，或有羅剎持睡眠杵喜樂五欲，而復手秉三歧利叉，種種不善眾雜惡色，猖狂大喚、諠呼強笑無怖畏心。或有羅剎搖頭動體瞋目唱叫，騰踊、跳擲、叱吒、拍髀，或嘯、或歌、或時戲舞。瞋恚羅剎、俠怨羅剎、小惡重報羅剎、卒暴羅剎、貪嫉羅剎，慢、慢慢、我慢、

不如慢、邪慢、大慢，欲非法、欲貪、惡貪，如是凶險結使煩惱諸大羅剎，不可稱數。」
菩薩到於眾結塚間，見此無明種種過惡，覆於慧眼障蓋身原，令諸眾生不見四諦，墜墮惡趣復作此言：「是無明者，於生死曠路而作導首，能然生、老、病、死之火大聚，是諸煩惱結業之母。閉涅槃門，開眾惡趣，能作大形，彌綸三界遍一切處。放逸大頭，疑結廣額，幻惑醜面，邪念疱鼻，邪見之目、莫眼童子，四到掣電，伺怨報惡，多毛耽耳，欺誑詐偽，深廣邃眉；瞋恚忿戾以為利牙，貪欲醜惡作上麁脣，嫉妒顧弊返脣下垂，邪命諂曲虛假矯稱；貪嗜利養以為利齒，六十二見以為其髮，三愛饕餮以為長咽，八邪疣瘡以為肩臂，諸惡律儀以為長爪；忍受結業以為兩乳，不知厭足、[月*逄]脹洪大以為其腹，睡悔深黑以為其臍，多欲貪愛以為陰尻，十八諸界以為兩髀，非法欲、惡欲以為兩膝，我見、人見以為脚足；無慚大象、垢穢濕皮以為衣服，無愧青惡污膩麁褐以為其被，坐結使床，眾結羅剎以為侍從處。彼煩惱諸惡羅剎，大眾之中雖有千舌說其過罪不能令盡。又見無明羅剎，死封印輪在傍旋轉，世間智人見而振悚。」
菩薩爾時，倍加精進，獲得增上一心定意。發大喜踊，尋時，次第清淨心生，得不動地。堅立之脚即趣無明羅剎之所，到無惱地平正之處。除諸瞋忿、嫌恨毒心棘刺沙石。八法塵土慈雨灌注，以灑于地生諸善根，清茂軟草善根安樂。以為二足、四攝之法，堅持於足與眾超異。以定左手，總六十二見之大亂髮；以智右手，拔於利劍。以諸眾生不請之心，大師子吼高聲唱言：「我於無量佛所積集善法，以大乘車誓度一切，無量劫中精進之果，今以成就！一切眾生為生死大火之所焚燒，我今應當為其除滅，摧伏結賊，斷諸行脈，為出世道拔其險難！」
無明羅剎聞是吼聲，宣調戲臂大笑而言：「大梵天王、摩醯首羅、毘紐、帝釋、四天、日、月、星辰，悉皆屈膝來在我前，為我制控。婆藪仙、婆藪憂留掘婆梨，如是等無量諸仙，各以智德望出我界，然其皆為我所迷惑不知出徑。一切眾生我皆上著生死輪上，輪迴有中使不自在，如是之事悉我所作。是何嬰愚不自籌量而捉我髮？然諸人、天、阿修羅一切眾生，以我勇壯耗擾不停。汝為是誰？輕速躁疾來至我所，在於我前而大哮吼？善根發起如日初出，是我昔來未嘗聞覩。一切眾生無知所盲，汝之慧眼開視分明，鑒察微妙乃如是乎。誰於生死苦惱之海大波浪中，卒教津濟令到彼岸？一切凡愚處於邪徑，誰為引導忽示正道？誰於無明大黑闇中，欻然慧炬顯照幽冥？我之教命，三界之中咸皆承順無能違者。諸仙外道一切悉皆甘樂，我界摩醯首羅、大梵天等，以我之力生於常想。是

誰無畏最勝之人，有大膽勇而不懼我，敢捉我髮！善哉，善哉！而汝今者，必定從於佛種中生，正觀之力無比功德大悲為體，必是菩薩悲救眾生。其德尊嚴如須彌山王，除此勝人一切世間無敢舉手捉我髮者。」
菩薩答言：「汝之所說實為真正。我自昔來修諸善行，皆為救濟一切眾生，如汝所說言菩薩者，我即是也！」
無明曰：「大心眾生！汝智不動，決定救他，怨親平等悉為一味，如盛熾火燋然生葉。汝今慧火燋然於我，亦復如是。汝今堅正，我從汝教終不敢違。」
菩薩言：「我以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所印之處，遣汝速去不得疑滯！」菩薩說此印已，無明羅剎將、諸煩惱、諸惡軍眾，逃竄走入九十六種邪論之中，其所居止住愚癡心。
菩薩爾時，廣集種種道品資糧，無師獨悟滅於無明，是故眾人應修六度廣集善法。

「能善觀察聖所說，　後獲大樂解深義。
我昔曾聞有盲人，　在空空中弄木杵，
杵端衝屋著蜂窠，　盲聞蜂聲逃出避。
空中有驢被蜂螫，　驢被毒痛出墮淵。
淵中惡龍懷忿恚，　起大雲雷雨大雹，
於空聚落下霹靂。　聚中惡鬼極瞋忿，
遍於國界雨大火。　世界眾生火所逼，
皆共逃走入大河。　河底水中羅剎宮，
噉諸眾生血精氣，　諸入河者至彼宮，
極受苦毒入迴覆，　復入石山唯一孔。
眾生出孔入大海，　海水醎苦消肌體，
叫喚大哭稱父母，　諸神誰能拔濟我？」

時海渚中有神馬王，常食自然成熟糧米，肥壯翹陸。聞諸眾生受苦惱聲，馬王唱言：「誰於今者欲度彼岸到閻浮提？」諸墮水人皆舉右手而作是言：「度我，度我！」馬王即時奮迅身體，八萬四千諸毛森然俱長，挽捉毛者皆得脫苦。
以何義故引如此喻？言盲人者，喻於一切眾生無明，蜂喻於行，驢喻於識，驢墮淵者喻識墮名色，空聚落者喻於六情，雹霹靂者喻六情中無常患害，惡鬼者即喻於觸，雨火者喻於諸受，投入河者即喻於愛，水中羅剎食人精氣者喻於四取，入迴覆者喻於三有，大石孔者即喻於生，言大海者喻於老、死、憂、悲眾苦。神馬王者，喻佛以善功德，正志堅實肥大之身，以正念定八萬四千諸善之毛，為諸

眾生起悲愍心。一切眾生皆受大苦，為生所生，為老所老，為死所死。然諸眾生不知方便求出要路，諸佛於中引接眾生令得離苦。能乘馬者，即是行人乘於法輪，憍陳如等五比丘，夜舍等五人；及諸豪貴長者子五十人，賢邑眾等六十人，優樓頻螺、迦葉兄弟千人，舍利弗、大目連等二百五十人，頻婆娑羅王等八萬四千人，於最末後須拔陀羅，乃至遺法八萬四千諸深法藏，若有眾生得聞一句一偈之者，一切皆得與大涅槃而作因緣。

無明羅剎集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